

【研究紀要】

典範的轉移：香港天主教的政教關係 （1949～2023）

梁 潔 芬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

摘要

1949 年至 1997 年天主教會與英國依殖民地政策緊密合作，在香港提供服務，在服務中去傳播福音。這時期的政教關係是「雇主和包商」（proprietor vs contractor）的和諧工作關係。始自 1985 年，香港依中英聯合聲明，準備於 1997 年回歸中國成為特別行政區。香港天主教徒相信民主制度是維護宗教自由的方法，所以天主教會在過度期（1985～1997）首次有參政的意願。同時中國天主教會於 1980 年後也有限度的開放。香港天主教會承擔了教會橋梁的角色，協助它的復甦。因此它產生政教關係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由與港英的和諧關係，演變成 1997 年後與特區政府、北京政府、和梵蒂岡教廷的複雜而緊張的四邊關係。其緊張程度依北京的政治氣候、宗教政策、和中梵關係的走勢而定。由於先有先知性領袖陳日君主教（2006 年升樞機主教）為代表的對抗性策略，習近平逐步收緊對香港自由的限制，雙邊的關係在 2019 年跌到谷底，直到耶穌會出身的周守仁主教開始領導香港教會才出現轉機，這段期間香港天主教政教關係典範的變遷，更形多姿多彩。

關鍵詞：香港天主教、政教關係、典範轉移、陳日君、周守仁

* * *

壹、導言

1842 年當香港割讓給英國時，羅馬天主教會不願遠東傳教工作受制於葡萄牙的保教權，馬上悄悄地將香港從澳門的宗教管轄權分割開來，使新成立的香港教會直屬教廷的傳信部管轄。於是國際性的傳教團體調來歐美籍的傳教士到香港，藉著服務民衆而傳教。因此，天主教會代替香港政府，投入人力和資源在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上，為香港居民服務（蔡迪雲譯，夏其龍著 2014, 41-42, 189-211, 250-272）。

本文旨在討論在英國統治時代（1842～1997），香港天主教會和政府建立了和諧的工作關係。可是當香港回歸中國統治，成為特別行政區時，這和諧關係漸漸轉移成為衝突關係；又因中梵關係的發展，使政教衝突的型態，在不同時期、不同的政治氛圍下，有著不同的變化。

貳、在英人統治下的香港天主教：和諧關係的典範（1949～1997）

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內大批難民逃到香港，香港政府得到倫敦的指示，有了馬共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滲透民間組織的經驗。但是香港政府在經濟上，無力救濟成千上萬湧入的國籍難民。為了防範共產主義通過本地華人的慈善團體，藉難民救濟工作滲透香港。香港基督教聖公會主教何明華會督（Rev. Bishop Hall）建議港府：只邀請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協助政府，為難民提供以教育為主，醫療和社會服務為輔的難民服務（Sweeting 1993, 201-202）。香港政府亦投桃報李，在難民聚集的新區如深水埗、牛頭角、鑽石山、黃大仙、京士柏、長沙灣、柴灣、調景嶺等新區，除了政府資助的教會中小學，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提供基礎教育外，同時有政府給予各種優惠，協助建立各教會的教堂和活動中心，以拓展各個新區的傳教活動（Leung and Chan 2003, 23-46）。從此以後，扭轉英國人看不起義大利傳教士主導天主教會的頹勢。^①

註① 當時香港天主教會的教務全由義大利籍的米蘭外方傳教會（Pontifical foreign Missions Institute, PIME）現易名為「宗座外方傳教會」負責。他們是 1858 年到港服務，直至 1969 年，香港首任國籍主教出現為止，香港天主教主教是該會義籍會士擔任。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英國以「日不落國」的

當時香港天主教會與香港殖民地政府的關係是：依政府的策略緊密合作提供服務。天主教學校的經費 80% 由政府資助，20% 來自學費，建立了和諧互惠的政教關係。回歸的過渡期（1985～1997）這段時期天主教的人數是 253,000 人，全港 1/4 適齡兒童都在天主教的中小學就讀（Ha 1991）。天主教的教育質素，向來是有口皆碑。它的畢業生在本地或外地大學皆有成就，成為政商界的翹楚（Leung forthcoming 2024）。所以這時期的政教關係是「雇主和包商」（proprietor vs contractor）模式的和諧關係^②（Leung and Chan 2003, 23-46）。

表 1 香港天主教會二戰後教徒人數及教育事業統計表

年分	教徒人數	領洗人數	教堂數目	學校數目	學生人數
1953	54,116	a/c	32	81	28,610
1958	131,693	20,289	35	150	64,719
1966	238,372	9,968	39	208	163,692
1980	259,817	4,967	100*	304	278,920
1997	239,683	4,323	97	327	277,447
1998	227,086	4,236	101	322	290,441
2014	379,000	6,814	98	256	158,283
2018	399,000	5,735	100	248	147,469
2022	395,000	3,434	91	249	136,804

說明：* 除每地區固有聖堂舉行彌撒施放堅振，並可舉行婚配聖事，被政府承認為合法婚姻外，某些地區的修會亦有聖堂稱小堂，其中只有彌撒聖祭公開給教友參與；亦有在天主教學校內以禮堂作主日教友的彌撒中心。此等小堂及彌撒中心只提供彌撒服務。從 1980 年起，這三處崇拜的地點，均列為教堂。

資料來源：香港天主教會資料統計（2023）。

從二戰後開始，天主教在港的服務和發展，都與社會的需要有關。間接的協助政府分擔部分的公眾服務，繼續自 1841 年來港時的方針：藉服務來傳教。以聖公會為國教的英國政府，和天主教雖不同宗派，但容許傳教活動，雖聲明不會資助傳

雄姿傲視全球，尤其是看不起義大利由墨索尼尼帶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敗於英美為首的聯軍，在香港的英政府亦然。這在 1985 年作者在倫敦時聽到英國人對天主教的看法：它是義大利籍的神父，照顧在英僑居，從事藍領工作的愛爾蘭人的教會。

註② 作者於 1998 年的一項調查中，83% 香港特區的高級公務員，在基督教或天主教中學畢業的。

教工作，但教育和社會服務因為屬公共事務，政府亦予以協助。所以在 1953 年間已有教堂 32 間，教徒 54,116 名；天主教學校已有 81 間，學生 28,610 人，但正規的醫療服務和社會服務就欠奉。^③

從表 1 的統計，得知 1958 年領洗人數突然增加 920,289 人是大量由北方湧入國籍難民，與美國天主教福利會在港派發救濟品有關，^④事後至 1997 年為止，教徒的人數和領洗人數每年以 3,000 人至 6,000 人不等的緩緩增長，教堂包括可供參與彌撒的小堂，和天教學校在主日開放作崇拜用的禮堂，由 35 間增至 97 所。學校方面由 1953 年 81 間增至 1997 年的 327 間，學生由 28,610 人增至 277,447 人。

教會在 1958 至 1997 年中的社會服務，除開始從 1966 年有醫院 6 座繼續多年的服務外；診所和流動診所 31 所，因為自 1949 年起至 1960 年代，從大陸湧入大量難民（緩減至 1980 和 2018 年 13 所、2022 年 10 所）。教會幫助政府提供最基本的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⑤

在 1966 年，因有美國的救濟麵粉、奶粉，和大米供應，所以剛成立的天主教福利會，在各堂區設立 40 個救濟小組，幫忙派發救濟品。另外更設 4 個個案工作服務處，以及 5 個兒童膳食供應處。設立 4 間製奶工廠、7 間麵包工廠和 6 間製麵工廠，以善用救濟的麵粉和乳酪。在工廠區設立 18 間托兒所、11 間學生及青年宿舍。這些新增的服務，反映出天主教會在 1950～1970 年代的救濟難民工作。因 1970 年代香港手工業開始發展，勞工界需要一些服務，所以教會至 1980 年已設有工人日間托兒所 18 間、勞工及學生宿舍 13 間以嘉惠勞工。設傷殘中心 3 所、女童護養院 2 間，以照顧弱勢傷殘人士。當時的數字，顯示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教會從救濟工作轉型到服務勞工和青少年。

1997 年的數字，社會服務中心仍為 14 個（1980 年 15 個）。但是香港人口老化，老人問題浮現。除以往由 1950 年代原有 3 所安老院外，這時期安老院增至 11 間、日間老人中心 13 間、康復中心 18 間。這時期天主教會的社會服務，是依政府指示及社會需要，以老弱和社會邊緣人士為優先。

梵蒂岡第二屆公會議（1965～1967）（梵二）進行教會內部改革，鼓勵教會開放，面對現代社會。會議的文件中以「教會憲章」和「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主張教會的大門打開，和現代世界新事物對話／交談，尋求互相了解，以利向現代

註③ 這些數字採自：香港天主教會資料統計（2023, 統計資料 1953）。

註④ 當時坊間謠稱這些是「麵粉教友」。

註⑤ 這些數字採自：香港天主教會資料統計（2023, 統計資料 1958）。

人傳教。對社會和文化方面提出禮儀本地化，鼓勵教會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並提供指導活動的原則。^⑥

雖然梵二依二戰後的大潮流推崇民主，但教會的體制本身並非民主，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在政治體制上雖然並不民主，但它有的是自由和法治。老實說香港英政府並非以強權高壓手段統治，它容許包括宗教活動自由在內的言論、結社及出版等自由，使香港在過去 150 年的英人統治下，成為國籍政治和經濟難民避難的天堂（Leung 1992）。

參、1985年香港前途談判準備回歸中國統治

香港 1997 年後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從 1985 年過渡期開始，港人藉參政追求民主。因為北京不接納倫敦將主權換治權的建議，英人唯一的補救方法就是民主選舉，藉著保留民意代表的制度，保護港人在 1997 年後免受北京的獨裁措施的蹂躪。

因為天主教的有神的宗教觀，和共產主義無神論唯物辯證法下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型態上形同柄鑿。香港天主教徒的主要骨幹（菁英分子）是在中產階級及專業人士中，他們相信民主制度是維護宗教自由的有效門道，所以信友們最先「要求」^⑦天主教會當局參政，務求藉追求民主而能保護宗教自由（So and Kwiko 1990）。

天主教會雖非民主體制，^⑧但是需要民主體制內的宗教自由，作為自保和傳教的管道，所以它支持在過渡期港英推出的民主選舉。在 1991 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天主教徒的投票率是 86%，而當時一般的投票率是 39.15%（Leung 1992）。這反映出他們對香港回歸後政治的關注，比一般市民高。尤其在陳日君神父於 1996 年擔任主教後，香港教區沉寂多年的正義和平委員會，在他的帶領和鼓勵下重新活

註⑥ 〈教會憲章〉及〈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在中國主教團祕書處翻譯（1975, 3-108, 197-314）。

註⑦ 在教區中有天主教醫師、護士、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的善會，更有以靈修、研讀聖經等靈性小組組織（特別是財務組和培聖會等，這些會員在社會中頗有影響力的商人及專業人士）。這些善會的領袖全是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他們主動提供服務，例如醫師協會提出免費照顧神父和修女健康的計畫，它們一向和教區高層關係很好，為教區高層所信任，所以就是這些天主教的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覺得參與直選之重要性，而「要求」教會參加選舉。

註⑧ 座落在梵蒂岡城（面積僅 1.44 平方公里）的教廷是個神權主義的國度，它的元首教宗由百多名樞機主教選出，是全球天主教會之首，亦為一國之君。

躍，以推廣民主自由名義參加上街遊行、主辦研討會、祈禱會講座和出版。^⑨由於教廷的支持，陳日君主教非但在香港特區，因為維護人權而受到國際的尊重，同時在北京與教廷的中梵關係上，為維護教會的利益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⑩

肆、天主教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從和諧轉移到衝突關係（1997～2023）

自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交回北京統治後，香港的天主教會和政府的關係起了典範上的轉移（paradigm shift）。由與港英的和諧工作關係，演變成 1997 年後與特區政府、北京政府、和梵蒂岡教廷的複雜而緊張的四邊關係。當 1996 年陳日君主教於 2002 年任香港主教、2006 年升樞機主教後，香港天主教在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參與上更為密切。

與此同時，北京也積極部署：表面上仍遵奉中英聯合聲明，容許「一國兩制」在各種行政措施中繼續，但當回歸後，馬上悄悄地在行政措施上引入「大陸化」（Mainlandization）政策了。所謂「大陸化」是：在政治上照北京的意願行事，經濟上靠祖國的支持，社會事務上表現出更擁護愛國主義，在法律上仰仗人民代表大會委員會的釋法（Lo 2007）。這措施逐漸偏離「一國兩制」各條款，尤其是有違「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所以民主派人士起來反對，天主教會也有反對聲音，因「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的「一國兩制」，是保護香港五十年不變的防火牆。逐步收緊香港特區的措施時，天主教會是絆腳石之一，所以香港回歸後，很多民主運動的背後都有天主教的身影（Leung 2018）。

這足以解釋為何天主教和民主派人士滲和在一起，力抗「大陸化」政策。而 1997 年前和政府的和諧關係，也逐漸演變成衝突關係。之後這種衝突越演越烈，在習近平上臺後的 2018 年，竟然公然宣稱有法律效力的「中英聯合聲明」已進入歷史，香港特區名存實亡，昔日蜚聲國際的金融中心，漸漸淪落成爲華南沿海衆都

註⑨ 正義和平委員會之活動參閱香港天主教和平委員會網頁（<https://www.hkjp.org/about/?id=1>）中之「正義介紹」、「通訊」、「刊物」及「活動資料」部分。「通訊」是始自 2020 年出版依社會主題而撰寫的季刊。因該委員會於 2023 年 11 月 1 日易名為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故作者於 2023 年 5 月檢視該網頁時，從 1977 成立至 1999 年的活動資料已消失。香港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的週年報告（1996～2004）。

註⑩ 陳日君自 1990 年在中梵關係中扮演他的角色，參閱 Leung（2019a）。

市之一。

在 1979 年同時中國教會，在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後，也有限度的開放，香港天主教會承擔了橋樑教會的角色協助它的復甦（郭文般、梁潔芬 2020; Leung 2012），協助大陸教會復甦和發展的取向，也與北京的宗教政策不咬弦（Leung 2005）。在 1997 至 2014 年前止，香港天主教會和特區政府交往的過程中以下列三事件最顯著：

一、1999 年「居港權」問題

天主教和特區政府首次的衝突，並非是在宗教問題上，而是陳日君主教依天主教的社會訓導，反對強迫將逾期留港的六萬六千兒童遣返大陸的措施（Wong 2014）。這些出生地在大陸的兒童、父母均為香港居民，在這個 1999 年「居港權」問題上，陳日君以人道主義為理由指出：過去為數眾多的香港居民是於 1950 和 1960 年代從大陸來港的，當時雖然經濟艱難，但港人開門迎客。他說：「現在你們富裕了，怎麼可以閉門拒絕那些像你們一樣扣門的同胞呢？」（Leung and Chan 2003, 175-177）他的理由不但使很多主張閉門遣返的港人和港府的高官汗顏，更贏得了海內外人士和人道主義者的熱烈掌聲。

二、基本法第23條2003年立法

基本法 23 條要求香港特區立法防止分裂國家、顛覆、叛國、竊取國家機密等（Cheung 2005），為數五十萬的香港市民，於 2003 年 7 月 1 日包括很多天主教信徒，集體上街遊行，抗議特區政府未經廣泛和透澈的公開諮詢，欲倉猝地按《香港特區基本法》第 23 條，通過《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很多市民憂慮，該項禁制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顛覆等活動的草案一旦成為法例，會輕易導致基本人權受侵犯。陳日君主教參加了假維園舉行的遊行前祈禱聚會，^⑩同時，當立法程序開始時，陳日君主教表示不需要在當時立嚴苛之法。並且他又站在反對的法律界人士團隊的這邊，其中的領袖例如余若薇、梁家傑大律師是天主教徒，他們一起以理論支持反對運動。陳樞機依聖多瑪斯神學的訓導，認定法律是為大眾的福祉而立，這條 23 條法例並非為大眾的福祉，而是為管治者的政治利益而立，可稱之為「惡法」

註⑩ 〈教區大事記：2003 年 7 月 1 日香港天主主教教區檔案〉，香港教區檔案處。

而反之。¹²草案原定於 7 月 9 日由立法會經二讀通過，但特區政府於 7 月 7 日宣布通過該項具爭議性的草案。陳氏反立法的政治行動純粹為宗教原因，他認為若 23 條立法成功，中方在宗教事務上的滲透，將如潮水湧至，基本人權也因此會受損，繼而宗教自由被綁架。¹³

在參與政治運動中，陳日君並非單打獨鬥，除了教會內的正義和平委員會的會員、幹事、和擁護者，在教會外的民主派人士也成了他的民主派群組。其中有出名的天主教人士：有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銘、有為民主派人士辯護的大律師何俊仁、蘋果報業集團大亨黎智英以及勞工界李卓仁夫婦等，他們毀家紓難，黎智英、李卓仁夫婦和何俊仁現仍羈留獄中，高齡 85 歲的李柱銘，雖然被判緩刑，但旅行證件被沒收，失去行動的自由。

三、校本SBM（School-Based Management）管理計畫：教育行政的改革

大陸化的步驟之一，是推出學校的管制。回歸次年 1998 年推出由中文代替英文作為教學語言的改革，終因家長反對而收回（Leung 2000），¹⁴因為自 1949 年以來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謹守「宗教不能干預教育」的國策。¹⁵因此香港特區政府要不動聲色的將主辦教育權從教會手中逐步收回，以免影響香港特區由「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對外界的承諾。「校本管理計畫」於 2001 年草擬，2004 在立法會通過，這計畫將辦學團體的管理權交出，由校外有關人士接手。教會（天主教和基督教）內的教育界人士認為 SBM 計畫直接向宗教自由挑戰，因為它使教會學校的大門向特區政府敞開。當學校的行政人員及體制因 SBM 計畫而變動，教會辦學的宗旨很容易被忽視。換句話說 SBM 計畫從長遠計，可視作將有基督宗教背景的辦學團體，導致最終被排擠離開特區的教育事業（Zen 2003; Brown 2004）。陳氏的抗爭受基督教一些關心教育牧師（例如袁天佑）的支持（鄧力行 2023）。陳日君代表香港天主教區要求司法覆核，雖然這案件於 2011 年上訴到終審庭，陳氏依然敗訴。他以三天絕食拒議，他是近代史上唯一絕食抗議的樞機主教。絕食期間很多青

註¹² 陳君主教於 2004 年 9 月被訪問時的表示（作者訪談，陳日君樞機，香港，訪談日期：2004 年 9 月 28 日）。

註¹³ 同上。

註¹⁴ 香港的教會中學，大多數以英語為第一教學語言，以配合學生畢業後到本地升香港大學及外國升學，同時亦回應香港政府在運作上，和國際貿易對英語的要求。

註¹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 1949 年立國開始，在每部憲法裡都明文規定，宗教不能干預教育。最近的規定，參閱 198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6 條。

年、學生、民主運動分子圍繞他四週，陪同以示支持，也間接指出他的長遠眼光，很受民衆歡迎，因此國際傳媒廣泛報導（O'Connell 2011）。

2003 年教宗擢升他為樞機主教，職位僅次於教宗，與內閣大臣同等地位，表示教廷支持他的強硬政策，因此北京聲稱他為頭號敵人（arch-enemy）。但當梵蒂岡對華政策改變時，他的際遇也隨之而改變。2009 年他剛滿 75 歲，就按教廷法定退休年齡從香港主教位置退下，¹⁶但是他退而不休，開始以另類方法參與和宗教及人權有關的政治活動。

在 2004 年他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他與香港特區政府發生衝突的主要原因，是他不能接受政府推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政策，視「一國兩制」如無物，而容許大陸的措施在全港各大小事務中大量滲入，致使尊重人權一事漸受侵蝕，相繼的宗教自由亦被拖累。¹⁷2012 年他不滿特區政府，阻撓政制改革；同年他又抨擊在第六屆世貿會議在港召開時，政府抓走南韓的示威者。

伍、香港天主教支援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六四民主運動）¹⁸

1989 年 5 月 21 日，近百萬名市民在香港島環市遊行，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並呼籲公眾關注北京的事態發展，遊行隊伍其後於跑馬地馬場舉行集會，大會宣布成立「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聲稱堅持支援中國大陸民運，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在中國大陸早日實現。支聯會五大工作綱領是「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當時天主教在夏其龍神父領導下成立「天主教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天支聯）。配合支聯會，支援大陸的民運，但經 6 月 4 日天安門大屠殺後，香港「天支聯」突然在胡振中樞機的令下解散，這表示天主教的高調參與，隨胡樞機下令戛然而止。夏神父由活躍的活動中心調往教區檔案處，與塵封的舊文件為

註¹⁶ 教廷訂 75 歲為地方主教之年，是否留位退休主教，看教廷的政策而定。例如：臺北的單國璽主教於 75 歲依例請辭退休時，教廷於 1998 年反授以樞機職銜，統領全臺灣教會。陳樞機依例於 2009 年辭香港主教，他主理香港教務七年後（2002～2009）其請辭立即批准，這表示梵蒂岡對華政策的路向有變，不願陳氏從中阻礙。

註¹⁷ 作者訪談，陳日君樞機，香港，訪談日期：2004 年 9 月 28 日。

註¹⁸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摘錄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查詢日期：2024 年 12 月 5 日。

伍，這是香港天主教會對北京不滿的一種讓步。^{①⑨}從 1989 年至 2018 年在胡樞機任內，沒有禁止神職和信友參加每年 6 月 4 日在維園舉行的紀念六四民主運動的燭光晚會。湯漢樞機主理教務時，沒有下手停止參與燭光晚會的舉措，在陳日君主教執掌教務時，頗為活躍的正義和平委員會，繼續積極的參與每年在維園的燭光晚會，並主持一臺為六四亡靈安息彌撒。但到楊鳴章主教的短短執政期間（2017～2019），對北京頻頻對燭光晚會不滿而施壓時，他帶有支持政府的態度，表示教會可以用祈禱支持。周守仁主教上場時，國安法已實施，支聯會的領袖被捕下獄，支聯會已解散，2022 年 6 月 4 日特別的一臺彌撒，都不能冠以追悼六四死難者之名。

陸、中梵關係：陳日君的角色

在 2000 年內，陳日君的行徑最觸犯北京的，就是中梵關係的發展、中國天主教內的擢升主教問題、和 102 名中國殉道者的封聖問題。自選自聖主教是天主教教律所不容許的，因為有宗徒承傳問題，只有教宗才有權擢升地方主教。^{②⑩}在 2000 年中共自選地方主教的過程中，陳日君有十年（1986～1996）在大陸修院授課的資歷和經驗，規勸門生不要觸犯教規，接受政府的無效祝聖。另外在封聖問題上，北京從政治角度對封聖事件加以撻伐，稱這些在華在義和團下殉道的，是帝國主義侵華分子。陳日君在香港暢銷的報紙上，向公眾辯解教廷的宗教立場，以正公眾的視聽（陳日君 2000）。

回歸後在大陸化政策的推動上，陳日君是一塊大的絆腳石。另一方面，教廷對膠著多年的中梵恢復外交關係的談判（1987～2009）仍沒有進展，力謀突破。最令中共跳腳的是，在中國大陸複雜的政教關係上，陳氏催促教宗本篤十六世（2005～2013，2013 辭職、2022 去世）為中國教會釐定一些重要原則，供地方教會遵守；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07 年頒發了〈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②⑪}隨後陳樞機在函件的翻譯上和註釋上寫成小冊

註①⑨ 天主教當局對調走夏神父及解散天主聯誼莫如深。夏神父自己也保持緘默，對北京讓步只是作者合理的推測。

註②⑩ 天主教法典第 377 條第 1 項及第 5 項。

註②⑪ 教宗本篤十六世，2007 年 5 月 27 日〈《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教宗文告，天主教教區檔案〉，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https://www.vatican.va/holy_father/special_features/chinese/index.htm）

子，很清楚表達教廷對中國教會管理的原則和實施的細則，使地方教會易於依從，不易受官方監管和天主教愛國會的任意詮釋。^②

這種做法，從教會的行政角度看，不但無可厚非，而且實屬必要。因為國家最高的政策在頒布實施後，由省級和地方官員學習了政策精神，討論如何在基層正確地依原意實踐後，然後才可在各地方向民衆推行。在中國教會內，主教團各主教既沒有機會研讀文件，亦不能聚集起來，共同討論實施辦法，由陳樞機越俎代庖推出實施方法，是正確執行牧函中政策的唯一辦法。

中共方面不悅於牧函和實施細則的出現，使地方教會可循梵蒂岡教廷的指示而行事，減少受黨國的行政干預。在這宗教可偏離黨的監管的問題上，陳日君是始作俑者，中共必需除之而後快。

教廷有意向北讓步，所以 2009 年 4 月 15 日陳樞機依教廷的旨意，從香港主教的崗位走下，但仍保有樞機主教的崇高地位。所以他以不同方式，在中國和香港的人權和宗教自由問題上，站在教會的立場繼續發聲和實際參與。

一、另類方法傳遞教會訓導

陳樞機知道教廷上層對中國政策有變，其中有反對他的聲音，以國務卿柏羅霖樞機（Pietro Cardinal Parolin）為首。他不能再以香港主教身分，表達教會對社會問題的立場，但藉著文字他要向全球華人宣講那無法用語言宣講的教會教導。他選擇主要的教會訓導的主題譯成中文，以文字傳遞教會在現代社會問題的教導，他的出版以「教會的社會訓導」為優先。例如他於 2011 年將梵蒂岡出版的 *Th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翻譯為《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的中文版，將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對熱門的「性」問題的教導（*The Theology of the Body*），翻譯成中文，名為《身體神學》。他以波蘭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作家 George Weigel 所寫的兩部行傳 *Witness to Hope: The biography of Pope John Paul II* 譯為《希望的見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傳傳記 2020》（969 頁）和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Pope John Paul II-The Victory of Freedom, the Last Years, the Legacy* 中譯為《終結與開始 2020》（682 頁）。第一部記載這位波蘭教宗當司鐸和主教時，如何在共產主義的政權下，度信仰生活，以及如何帶領波蘭青年和知識分子，在政治

註② 陳樞機編輯了解釋牧函和糾正翻譯（由義文中譯）的兩本小冊子，給閱讀文件者參考。參閱《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牧函》天主教香港教區譯本（准印：2007 年 7 月 10 日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

壓力下，活出活潑的信德。第二部是他當教宗後，如何與共產政權的國度周旋，以及對國際事務的關注。

這兩本教宗的傳記在香港 2020 年出版，時間上非常恰當。因為自 2019 年香港的「國安法」推出後，一切人權及自由都被抹殺，全城香港市民心情非常負面，有的移民他去，^②而留港者憤怒有之、失望頹喪有之。這兩本傳記的主調是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呼籲「不要害怕」以勇氣、信德和良知，跨越恐懼，他在祖國波蘭燃點起一場良心革命，政界稱他和美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雷根）、英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柴契爾夫人）結合，是導致歐洲共產主義崩潰的「三傑」。陳樞機給垂頭喪氣的香港信徒鼓舞的標竿，在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的眼中，這「三傑」是製造「蘇東坡」^③的始作俑者。發行他的傳記是教導信徒如何在共產主義的政權下和政府周旋、保持宗教信仰、合宜基督徒的生活。

二、2014 年佔領中環運動

湯漢樞機就特區政府有關 2017 年以普選選舉特區行政長官的方案之公開諮詢，在 2014 年 8 月 15 日發表以〈支持「具誠意的交談，有承擔的行動」〉為主題的牧函（湯漢 2014）。教區於 8 月 4 日曾召開相關的記者會，呼籲政府和民主派人土，以和平手法交談，而非激烈的衝突行動。^④2014 年 8 月 31 日是香港民衆抗議北京於 2017 年不允香港普選特首及立法會議員，舉行社會行動，他們由 9 月初到 12 月以公民抗命及和平非暴力的佔領中環（Chan 2015），但香港特區政府依北京的指示強力鎮壓和逮捕。一名不願透露姓名參與 108 名大學教師陪伴抑鬱青年的大學講師透露，民主派領袖鼓勵青年和學生，勿洩氣而沮喪，並計劃分四組工作，協助學生和青年，走出失敗的黑夜盼望曙光。他們設有四種包括計劃領袖，理論領袖、行動領袖，和靈性領袖。希望他們照顧曾參與運動的青年，使他們保持身心靈健康，準備將來再戰。因陳樞機曾參與佔中，在中環街道上，和佔中者同睡了一個晚上，被國際傳媒廣為宣傳，他又陪伴佔中三領袖到警署落案，所以他被委派為靈性領袖，提升佔中失敗青年的士氣和精神生活，叮嚀他們在失敗的黑夜向前看望曙

註② 移民的正式統計數字雖然未有，但在 2021~2022 學年中，香港有 25,400 名中小學生退學離港，其中以中西區和九龍塘區的教會名校為多，據稱自 2019 年以來有超過 35 萬港人離港往英國定居。

註③ 「蘇東坡」是大陸內上下各界，對 1990 年開始，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主義崩潰的風波的稱謂。

註④ 〈教區大事記：2014 年 8 月 15 日天主教區檔案〉，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光；在此陳樞機在這社會運動前扮演先知的角色。^⑥

三、2019年反送中行動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民衆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抗議其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根據示威者的觀點，該草案容許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國內地受審。而他們不信任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繼而擔憂將嫌疑人引渡至大陸，會出現不公平審訊的情況，進而損害香港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下所列明的獨立司法管轄權地位。這運動指香港自2019年3月15日開始、6月9日大規模爆發的社會運動，逾萬人被捕（維基百科2022）。一些天主教會及基督教會牧者、不少信徒以及社工和醫護人員，都積極介入此次社運。尤其是為關顧青年示威者，一些教堂也用作示威者的「休息站」（供祈禱、歇息、療傷及提供法律意見）。^⑦

教區及香港六宗教聯席會議再三呼籲示威者以和平、理性，和交談途徑表達訴求。在示威的其中一個高峰期，即11月中旬，暴力示威者闖進香港中文大學，其後更有一批暴力示威者留在香港理工大學達兩週之久。^⑧政府於10月23日宣布撤回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但政府仍遲遲不採納社會大眾的一項強烈要求：即成立中立和具透明度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數次嚴重警民衝突向市民作一交代。^⑨

在歷時六個月，導致香港社會嚴重撕裂的社運過程中，約有6,000名市民被捕，其中學生佔大約2,400人，包括大約940名18歲以下的學生。一些信友抱怨天主教教區高層沒有積極地扮演先知角色，認為教區在譴責警暴及照顧示威的學生兩方面都有不足。12位示威者喪生，其中有3位是學生，並有大批市民受傷。^⑩教區促請堂區舉辦定期祈禱會，並且在彌撒中為香港社會大眾的修和與和平祈禱。主教公署亦會晤了不同組別的信徒，包括青年及學生的代表。

8月28日湯漢樞機致函全港聖職人員，敦促他們依照禮規，藉彌撒講道把天主聖言傳達給信友，而非表達對時下香港社會及政治方面的個人意見。^⑪9月21日

註⑥ 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學教師在臺灣被採訪時向筆者透露（作者訪談，高雄，訪談日期：2018年6月23日）。

註⑦ 〈教區大事記：2019年6月至12月天主教區檔案〉，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註⑧ 〈教區大事記：2019年6月至9月天主教區檔案〉，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註⑨ 〈教區大事記：2019年6月至12月天主教區檔案〉，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註⑩ 同上。

註⑪ 〈教區大事記：2020年8月28日天主教區檔案〉，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湯漢樞機發表以「與教會保持共融」為主題的牧函，勸勉教會內各階層人士於參與關社活動時，遵循教會的社會訓導、避免訴諸暴力或採取俗世的心態、尊重作為基督代表的牧者，並依循梵二訓導，牢記教會是一個「多元化而保持共融的團體」。^②湯樞機撰寫《香港家書》請執法者以良知執法重建官民互信（公教報 2019），湯樞機以溫柔敦厚見稱，以牧函作指示天主教會對社運的參與，這是他對事件的聲明。他容許堂區的神父和教友參與、開放教堂供作上街的群眾作憩息之處，他不會如陳樞機一樣走在抗爭前線。他的副手夏志誠主教，偶爾陪伴青年參與該運動，在陸橋下唱聖詩鼓舞士氣，就被北京指責，認為他不適宜當香港主教了。^③

四、香港國安法下陳樞機被捕

2019 年 7 月 6 日，612 人道支援基金正式成立，目的是為所有在反送中運動中被捕（不論罪名）、受傷或有關人士提供人道支援。基金共有五位信託人，包括天主教會樞機陳日君、大律師吳靄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副教授許寶強、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及歌手何韻詩。^④

據 BBC 的消息，香港國安警察於 2022 年 5 月 12 日拘捕原「612 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託人，指稱他們觸犯中國《香港國安法》，其中包括了陳日君樞機。香港國安警察稱，90 歲的陳日君等人「涉嫌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制裁，危害國家安全」，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罪嫌（BBC News 2022a）。陳樞機被扣查幾小時後，^⑤獲准保釋候查，但須按照裁判官命令交出旅遊證件。陳日君成為香港警察的犯罪嫌疑人，引起國際關注。梵蒂岡稱教廷會密切注視事態發展，但教宗和梵蒂岡沒有發表聲明支持陳樞機，教廷對香港問題三緘其口，原因不外乎尋求與中共對話，並續簽中梵協議；反為前傳信部長曾在教廷駐港考察團（China Mission Study Centre）服務多年的 Fernando Filioni 樞機，和幾位非駐教廷的樞機主教公開支持陳氏。因教廷的重臣中沒有能閱

註② 〈教區大事記：2020 年 9 月 21 日天主教區檔案〉，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註③ 於 2019 年香港主教楊鳴章主教於 2019 年 1 月 3 日逝世，照常理是輔理主教夏志誠繼任，但北京反對。因夏主教帶領青年參與社運，故由已退休的湯漢樞機回鍋以宗座署理暫代。

註④ 612 人道支援基金（英語：612 Humanitarian Relief Fund；又稱：612 基金，原稱：反送中受傷被捕者人道支援基金）是為反送中運動中受傷、被捕或有關人士，提供人道支援的基金，包括醫療、心理／精神，法律及其他有關援助，成立於 2019 年 6 月 15 日。包括但不限於 2019 年 6 月 12 日香港佔領行動。

註⑤ 陳樞機在出事當晚八時被捕，半夜十一時許獲保釋回修院。

能寫中文的高手，以柏羅林（Pietro Paroline）樞機為國務卿的教廷領導高層，將「中共等同歐共」這樣錯誤的視野，把大陸各地方報告由中文譯成義大利文，供教廷決策人士閱讀」。加上西方的政界認為國家經濟發達後，就會採用民主自由的體制，宗教自由會接踵而至。雖然有國籍神職人員服務，縱觀梵蒂岡近期的靖綏政策，可見他們未能針對中共對消滅宗教的本質，出謀獻策。而陳日君出自中共的體制，他未當主教前，十年之久在大陸各大修院任教，熟識大陸官方教會和非官方教會的實況，教廷缺乏有分量的國籍人士協助，這很容易使教廷對大陸的宗教問題產生誤判。

中共的政治制度及其運作，在外人看來宛如無字天書，在香港中共的外圍人士表示若非內部有人指點，很難正確解讀政治局發出的文件的深意。以前英美和中共進行棘手的談判時，美國的季辛格（Henry Kissinger）談中美建交、英國的加靈頓勳爵（Lord Peter Carrington）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有一大堆中國通在旁協助，現任拜登政府對中共事宜時，有關官員熟識中文，能念四書五經，熟諳孫子兵法。而教廷在現任教宗方濟對中共採取對話政策之時，將陳樞機對中共政治制度本質的認識束之高閣，對陳樞機被捕和香港的社會運動，淡然處之。

美國國務院強烈譴責拘捕行動，英國外交部官員稱香港警察做法「不可接受」（BBC News 2022b）。北京方面也覺得拘捕教廷的樞機主教，茲事體大。因為在外交禮儀上樞機主教，地位僅次在一國之君和一教之首的教宗，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只有南斯拉夫共黨執政時，Stepinac 樞機被捕，被判十六年勞改刑，但根據網路上的資料，他僅服刑五年之後被限制居住於家鄉 Krašić 直到病死。陳樞機是第二位樞機被捕，事情發生在香港新特首剛上任不及一個月，北京覺得它在香港的強硬外交在國際舞臺上觸礁了，於是馬上下令保釋（依《香港國安法》拘捕者通常不准保釋），開庭審判時，法官改控陳樞機和五名參與的 612 基金信託人，涉違社團條例，罪成判罰款。官方指 612 基金未符社團定義兼未註冊，法庭依各被告的角色判罪，令 5 名信託人各罰款港幣 4,000 元，基金秘書施城威則判罰 2,500 元，這案件是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政治鬧劇（明報 2022; 香港 01 2022）。

五、陳樞機和中梵臨時協議

在充滿爭議的中梵臨時協議（2018 年）中，有關指派主教的問題上，中共有權選派主教，而教宗只有接納或行使否決權（O'Connell 2018），這協議從宗教角

度引起很多異議。陳樞機苦口婆心向教宗呼籲，若不能在中國教會內獲得宗教自由勿與北京簽訂同意書（陳日君 2018），自由世界的學者大都也不贊成。因為近年來中國自經濟起飛後，對於遵守國際法則的觀念日見薄弱，並以自己的意願釋法，美其名曰「中國社會特色」，他們相信協議中的「教宗否決權」（veto power of the pope），終於變為「教宗沒有什麼權」（no power from the pope）。

陳樞機為此於 2019 年 1 月去教廷和教宗商討這事件，特別是兩名地下主教辭職，讓位給非法祝聖主教，教宗表示他也得知這事件。為強逼地下忠精的主教退讓，陳樞機認為梵蒂岡官員出賣忠精的地下教會（Catholic Herald 2018），陳氏的公開意見，引起教廷國務院之首的柏羅霖樞機的指責（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2020 年中梵協議續了兩次約，但在大陸方面的壓迫沒有稍為緩和，2022 年 7 月 5 日教宗表示仍然有意再續約，似乎和北京換取香港的教宗代表辦公室恢復有關。

此事緣於代辦何明哲蒙席（Msgr. Javier Herrera-Corona）教廷駐港考察團（China Mission study Centre）主任，於 2022 年 3 月低調離港。該辦公室於 3 月停止運作後，據報秋後將有繼任人，義大利太陽報透露桑傑士（Jose Luis Diaz Mariblanca Sanchez）將擔任教廷駐港考察團主任（O'Connell 2022）。教廷對香港事務緘默，原因是不願激怒中共，若中共執意撤除這中心，拒絕發放新主任簽證是易如反掌之事，但對教廷是一大打擊。

這位教宗方濟，以他拉丁美洲的社會背景，對近代的資本主義在南美的剝削深惡痛絕，轉而對社會主義有無限的憧憬；他又有耶穌會的傳統，效法利馬竇的交談對話方法，這使他對共產主義下的北京政府百般忍讓。面對 2018 年中梵協議，雖然知道對教會影響負面多於正面，他仍願意在 2022 年續期，對陳樞機被捕淡然處之。

柒、2021 年香港天主教政教關係的新典範

香港天主教會在習近平統治下，於 2018 年 9 月簽署中梵主教任命協議，教廷似乎對北京做出許多妥協。2019 年 1 月初香港主教楊鳴章病逝時，教廷並未按照慣例應由輔理主教夏志誠繼位，³⁶反而破例指派退休樞機主教湯漢回鍋暫代。當時

註³⁶ 〈教區大事記：2019 年 6 月至 9 月天主教區檔案〉，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輿論解讀為，教廷怕開罪北京，因此不任命政治立場傾向民主派、兼且受青年擁戴的夏志誠擔任香港教區主教，而選擇了支持中梵對話且已退休的湯漢暫代。在選擇新香港主教過程中，教廷似乎屬意親中的 T 神父為新主教人選，當時香港社會被社會運動，例如反送中條例和佔領中環運動等，撕裂分為反政府建制（黃絲）及支持建制兩派（藍絲）兩派，教會中也有藍絲和黃絲人士各持己見成對立狀態。一群資深的教友領袖聯名上書教宗，列舉 T 神父不適宜領導香港教會的理由，^{註37}教廷詳加考慮後，才在耶穌會中選出由香港出生，正在領導臺港澳的會士，並在耶穌會學校中作精神領導的周守仁神父為主教候選人。周神父委任消息於 2021 年 5 月 17 日公布，翌日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他邀請香港撕裂了的教會社團中人，尊重不同觀點而團結起來。他承認尊敬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為民主而犧牲的英靈，並為他們祈禱（VOA News 2021）。被祝聖後首次接受義大利的 CAN 訪問時，他間接說明保護人性尊嚴之重要。他說：

「我不能接受人性尊嚴被忽視、被壓抑、和被踐踏，因為人是上主的肖像……作為修道人，我們要學習和政府合作之餘，還要找一個生存空間。這並不表示我們再不能批判（critical）。我們在此世就要當先知，抱著謙卑對話的態度作先知。」（Mares 2022）

由媒體的訪問可知他表達對政教關係，合作又批判的態度兼而有之。他的牧民工作方向是以注重青年牧靈工作，和教會內的靈修培育為主，配以橋梁工作和不同群體交談誠意合作，以求修和合一。^{註38}在司鐸培育日中，他重申這個「多元中合一」的觀念主題（公教報 2022a, 1），同時在橋梁工作中也提及他對大陸教會有一定的連繫。

周守仁所接手帶領的香港教會，是處於劇變的開始。梵蒂岡駐港考察團主任何明哲蒙席（Msgr. Javier Herrera-Corona）於 2022 年離港，並無人替任，因此辦公室停止運作。路透社於 7 月 5 日發放一則他剛離任後的訪問，中文摘要如下：

「據《路透》報導，消息人士表示，梵蒂岡前駐港代辦於今年三月離港前曾指出「過去數十年來在香港所享有的自由即將完結」，據 4 名匿名消息人士說法，自 2021 年 10 月至今共四場的閉門會面中，他曾敦促駐港修會及傳教會在中國對香港各方面收緊的情況下，應保護教會財產、文件與資金，並提醒『變動將至，各位最

註37 這事件不載在教會內的公開文件中，但在有分量的資深教友間，口耳相傳。筆者訪談兩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友，香港，2022 年 8 月 12 日及 8 月 15 日。

註38 摘錄周守仁主教於 2020 年 12 月 4 日在香港無原罪聖母座堂接受祝聖後的致詞。

好有所準備，香港不會再像過去一樣是天主教的灘頭堡』，未來幾年宗教團體與中國的交涉可能會更有『中國特色』。」（端傳媒 2022）。

根據教區官方文件，香港目前約有 50 個天主教傳道會與修會，神父修女約 600 名，在不同教會的機構工作。幾次會議中，前述組織大多數皆有代表在場。會中對於多位香港本地的多位天主教教會人物，被當局認定為 2019 年一系列社會運動的領導人物，與《港版國安法》的批評者，梵蒂岡前駐港代辦亦表示擔憂。今年 5 月，「612 人道支援基金」5 名信託人以涉嫌《港版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罪」遭逮捕，當中即包含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端傳媒 2022; 公教報 2022b, 2; Reuter News 2022）。

這次何蒙席接受訪問，非常早見且語重深長，通常教廷的外交官對所駐國家，就算離了職也不評論，他破例而行，有特別目的。因在港有些修會團體領導人，沒有中共在上海和廣州，逐步壓迫教會的經驗，沒有危機意識，亦無迫切感，只相信被政府控制的傳媒報導和宣傳，被中共的大內宣所蒙蔽。還有中共整治在港不順命、不妥協分子的次序為：民主派、法律界和教育界暫時未到宗教界。由教廷的官員喚醒教會部分人士的防範意識，以盡教會高層訓導的責任。

教廷於 2022 年 1 月底、2 月初陸續宣布調離駐香港 China Mission Study Centre 主任、和教廷駐臺灣代辦，但繼任人選懸缺多月。義大利天主教主教會議旗下媒體「未來報」（Avvenire）於 7 月 22 日獨家揭露，教廷已決定指派馬德範（Stefano Mazzotti）為新任駐臺代辦，³⁰以及桑傑士（Jose Luis Diaz Mariblanca Sanchez）擔任教廷在香港 China mission study Centre 的主任，桑主任日後的工作將遇到很大挑戰（自由時報 2022）。

教廷駐港考察團（China Study Mission Centre）成立多年，始自 1950 年代，當時因為有神職修女逃離大陸抵港，由方濟會士畢納清神父代表教廷，處理他們的問題。後來工作漸漸繁複，由教廷派駐馬尼拉的三等祕書駐香港，主理這考察團的事務。這 China Mission Study Centre 素來非常低調，專責研究大陸教會問題。這次是否能順利繼續執行任務，不受中國以「宗教中國化」為名干涉教務，也將成為各界檢視「梵中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成果的焦點。在中梵談判時，梵蒂岡提議將這考察團遷往北京（自由日報 2022）。

周守仁主教所開始管治的香港教會，正經驗香港教會有史以來的大變動，這變動來勢既凶且急，海上風浪滔天。香港教會之舟的掌舵手——梵蒂岡駐港代辦何明

註³⁰ 馬德範（Stefano Mazzotti）駐臺代辦已於 2022 年 8 月 22 日正式就任。

哲蒙席剛離港後，周守仁低調避過傳媒，馬上於3月22日到梵蒂岡和教宗密談45分鐘，顯然和代辦突然離港有關。

現實生活上，2021年10月北京要求剛委任但仍未祝聖的周守仁主教和15名資深的香港神職人員，與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人士在視訊會議中會面。北京官員在zoom的視訊中得知詳情，港方神職聆聽對方宣揚有關習近平「中國化」的宗教政策（Shea 2022b）。港方天主教的中小學受大陸的滲透，宗教的課本加上愛國的字句例如：「禱文：天父，謝謝你讓我成為中國人，我要學耶穌般熱愛國家民族，以表示對你的感謝，亞孟。」^⑩天主教中小學校長方面，有人私下邀請他們參加共產黨，受不了這騷擾的辭職移民他去。^⑪雖然天主教內修會辦的學校由該會會士領導，但R修會學校近日由兩名大陸來港的該會會士接管。^⑫這兩名在大陸出生長大和受社會主義教育的會士，接管R學校，容易背離天主教辦學宗旨，而配合特區政府，推行香港教育的大陸化（mainlandization）的政策。據最新消息R學校於2023年7月售予香港道爾頓國際學校，該學校由中資光大控股旗下的「光大控股慈善基金」、新鴻基慈善基金、中信資本慈善基金及惠理集團聯合創立（Yahoo新聞2023），這表示這所天主教學校將變為中方控制的教育機構。2022年1月大公報刊登四篇文章除點名批評陳日君樞機外，主要批評佔香港60%的教會學校（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參與2019年抗議活動，並建議基督宗教教會應如華人廟宇般受政府管理（Shea 2022a）。

在牧民工作上，周守仁主教在第一個聖誕牧函中，沒有一點政治氣味，他只邀請教徒於聖誕節內「浪費」些時間陪伴家中老人，以同理心去聆聽他們，給他們一點溫馨（周守仁2012, 1）。他以行動配合他的訓導，在聖誕日他帶領一批青年去探訪獨居老人。

2019年當《港版國安法》推出，任何反對聲音，反對分子都以「顛覆國家」和「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遭逮捕，香港全城鴉雀無聲萬馬齊瘖之際，中產人士紛紛移民他去。^⑬基層堂區的天主教神父，轉向照顧草根階層的牧靈工作，他們集合青年由參與抗爭，轉向從事照顧貧窮弱小的邊緣人士的慈善工作，並以視訊聯繫移

註⑩ 「禱文」載在香港一年級的宗教科課本，該課本於2018/2019出版。這表明在國安法前親左派思想已滲透教會學校。

註⑪ 這是一名不願透露姓名和身分人士於2022年6月告知筆者的消息。

註⑫ 這是一名不願透露姓名和身分人士，於2022年6月告知筆者的消息。

註⑬ 2021～2022年內有2萬五千百中小學生離港全部是從名校區，這可反映離港人數。參閱：城寨新聞（2022）。

居海外的香港教友。④湯漢樞機早在 2021 年他的任內，致函英國、澳洲、紐西蘭、美國及加拿大等國的主教團（其後也致函愛爾蘭主教團及新加坡總教區），籲請它們關顧剛移民到這些國家的香港信友。⑤在「國安法」的威脅下，周主教向信友傳遞訊息時，小心翼翼地鼓勵香港在社會民主已死時，在基督復活內「在死亡的氛圍中慶祝生命」。（周守仁 2022a, 1）當全港的自由幅度越收越窄時，在一個專欄中，他比喻在自由縮減中，香港人應如夾在兩塊石縫中的小樹，非常韌韌但非常堅強地生長起來。他說：

「我同樣感受到香港、包括我們的教會，愈來愈似在夾縫中長出來的生命……我們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和言論空間，看似有所減縮……接受這些轉變中的處境為現實，不代表要認同它……要在處境轉變所帶來的張力之中，運用創意，學習去分辨出新的可能性，繼而向前推進。未來所帶來的應許，會超乎我們的認知……。」（周守仁 2022b, 3）

從圖表的統計資料去看，天主教在 1997 年回歸後和 2022 年比較，人數方面不減反增（239,683 vs 395,000），但教育工作有顯著的萎縮，學校由 327 間減至 249 間，學生人數從 277,447 人降至 136,804 人，但天主教的老人院和老人中心不斷增加由 11 間老人院和 13 間老人中心，增至老人院 15 間和 23 間老人中心。領洗人數雖然回歸後每年在 3000 至 4000 人之間，在 2014 年升至 6814 人是 20 年來的新高，相信是教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有關，但在 2023 就跌至 1,700 的低位（公教報 2023a, 1）。老人服務未見低迷，這表示政府急需而由天主教會主辦的服務，未有多加干預。

周守仁主教於 2023 年 4 月 17-21 日，應北京當局的「邀請」訪問北京五天，其實有「朝貢」的意思，始自胡振中樞機以來，每位香港主教都要上京面見「主子」至少一次，周主教不能例外。自從習近平在十中全會後，全國定於一尊時，是各方「諸侯」來「朝見」的時候。周主教、夏志誠和蔡惠民副主教同往，謁見宗教事務處的官員是指定動作，但媒體沒有報導這部分，對教友的報導，謂此行富宗教性。訪問北京南堂和北堂時在該堂舉行彌撒，講道時提出「愛國愛教」的道理，在和北京主教及教會人士見面，談話及探訪當地的神哲學院時主張多交流，強調共議

註④ 例如灣仔聖母聖衣堂是其中一個例子，在幾次社會運動中，該堂近中環所以該堂教友，尤其是青年，曾積極參加遊行，和佔中時曾睡過街頭，教堂 24 小時開放，給佔中分子作休息之地。國安法出現，部分教友移民離港，留港的由教會內神父修女們安撫他們，帶領他們將注意力轉移到靈修和關懷弱小的濟貧工作。參閱天主教聖母聖衣堂網站（<https://www.olmcchurch.org.hk/>）。

註⑤ 〈教區大事記：2021 年 5 月 20 日天主教區檔案〉，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同行和愛互補的精神，他進一步邀請北京主教李山回訪香港，行程在利馬竇的墳墓，參加北堂舉行「為可敬利瑪竇宣福祈禱會」，談話時強調學習利氏在中國傳教時的交談／對話精神（公教報 2023b, 1），他相信中國教會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是不可分割的（公教報 2023c, 2）。他主張愛國愛教，周主教這些言論尤其是「愛國愛教」一詞，北京覺得中聽，⁴⁶因為這「愛國愛教」是官方對教會問題的慣用詞彙，也是共產黨要求，但大陸的信友難以接受的。筆者相信這句話講給北京的領導人聽，他回港後撰文剖白真意，他的所謂「愛國」是指組成國家三種主要元素（人民、土地、政府）之一「人民」，文中亦談和大陸不同政制之交談的重要性（周守仁 2023, 3）。周守仁主教這次大陸的訪問，夾在親中及抗共意識型態官民之間，不易應付，但他以鴿子的純樸和蛇一般的機智去表達，使各方面都無話可說。

教廷於 2023 年 7 月 9 日宣布在最近期擢升 21 名新樞機中，周守仁榜上有名（公教報 2023d, 1），周氏於 2021 年 12 月被祝聖為香港主教後不足三年擢升為教廷的內閣作為教宗的主要顧問，通常樞機是 70 高齡的資深教會的領袖，周氏以 64 歲（1959 年 8 月 7 日出生）精壯之年擔此重任。這是香港小小的一個教區的第四名樞機，相信是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有密切的關係，以及對香港和中國大陸教會的高度關注，這與周主教曾表示希望成為中國教會與梵蒂岡以及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的橋梁有關（UCANEWS 2023）。

捌、總結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成立後，香港和大陸的邊界封閉，無論官方和民間都沒有交往。香港只接收北邊來逃難的華人，因為天主教會協助政府解決難民問題，協助維護了社會安寧，香港政教和諧關係從此更穩固，直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和諧的政教關係，偕同離去的英國人漸漸遠去。「大陸化」（Mainlandization）計畫早已在北京開始（Cheng, Leung, and Cheung 2017），香港天主教會當時以維護人權聞名的陳日君主教出現，他和韓國首爾的金壽煥樞機，馬尼拉的申海綿樞機，和越南河內的范廷頌樞機，因維護教會的社會訓導，不惜和強權抗爭，被稱為亞洲梵二以後的四大先知之一（Leung 2019b）。

香港的政教關係的典範，在港英政府時代，在意識型態上沒有衝突（英國以基

註⁴⁶ 官方在有關周主教訪問的海報上，註明「『愛國愛教』是天主教的訓導」的字句。

督宗教信仰（Christianity）為文化基礎），羅馬天主教會在港英政府管治的 150 年間，沒有逆行而生政教衝突，反而協助政府去幫助難民解決教育、醫療、和社會問題，在救濟難民工作告一段落時，依社會發展和政府的政策從事青年、勞工及安老服務，所以稱之為「東主與判頭」（雇主和包商）式的關係，實不為過。

不過因 1980 年代開始教廷和大陸開始有交往，香港是中梵關係的優良中介，因地近大陸，又在英人管之下享受宗教自由，1997 年前香港因地緣政治在中梵關係上，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熟識大陸宗教事務的陳日君的出現（1996 年祝聖、2002 任香港主教），是教廷準備在 1997 年香港回歸後領導香港教會的人選。從 1997~2014 年在香港內，陳日君的抗共政治取向，不但使香港的「大陸化」措施受阻，影響香港教會和香港特區政府的關係，更涉及中港梵三邊關係的發展。中梵港三邊關係，原來就不和諧，現在有更多衝突浮現，而對教廷大陸的靖綏政策之延續（中梵協議 2018 年二次續約），使港方教會內部分化，港方在回歸後的政教關係漸漸走向疏離，這種疏離由於陳日君式的硬碰，香港天主教內的政教關係由港英時代的雇主和包商工作的和諧關係自回歸後跟英人遠去。始自 1997 年 7 月 1 日開始，在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俗稱香港特區）後，特區政府和天主教的關係，逐步演變成擦出火花的衝突關係。

由周守仁主教主政的香港教會，有不同的光景。當他就任不久顯出他有「彈性」（flexibility）面對艱難的處境，訪京之行更顯出他的機智，不久他被擢升為樞機（公教報 2023e, 19.1），^④目的是教宗請他擔當橋梁教會的角色，先和北京溝通，繼而將福音傳遍中國大陸的責任，在政教雙方接觸時，產生典範轉移的效應：將以「交談」的溫和形式，而並非是「衝突」的模式和大陸溝通。表示他將負重任，將會有能耐帶領香港教會，面對日益收窄的宗教自由。縱然陳日君時期政教關係的典範，已由合作變為衝突，但周守仁時代由衝突關係，演變成長期與對方交談中的政教角力。

* * *

（收件：112 年 1 月 10 日，接受：112 年 10 月 24 日）

註④ 周守仁於 2021 年 12 月 4 日晉牧，兩年之後於 2023 年 9 月 30 日擢升為樞機，目的是擔當橋梁教會將福音傳遍中國大陸。

【Research Note】

Paradigm Shift: Church-State Relations of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1949~2023)

Beatrice Leung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Taiwan Studies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1949 to 1997,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British rulers of Hong Kong had established a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when the Church provided the required service to the society all the while to evangelize the people. In this period,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had established a harmonious working relationship in the model of the “proprietor vs contractor”.

In 1985, when the Sino-British announced that in 1997, Hong Kong would become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of China, Hong Kong Catholics believed that a democratic system would be the means to preserve religious freedom under the Communist rule. Therefore, the desire of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ong HK Catholics began to prevail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1985~1997) before the Chinese rule on Hong Kong.

Meanwhile,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Mainland China began to revive to a certain degree after the destruction in Mao's Era. HK Catholic played the role in the bridging endeavor to assist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Church. Thus, since 1997, the paradigm of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 of Hong Kong Catholic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with Beijing and with the Vatican began to shift from harmonious relations to complicated and confrontational relations. Due to the confrontational strategy that was represented by the prophetic leader, Bishop Joseph Zen Zi-kiun (new position as Cardinal in 2006), Xi Jinping began to

gradually tighten Hong Kong's religious freedom. This caused their relations to be at the worst in 2019. However,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 became better and reached a turning point when Bishop Stephen Chow Sau-Yen appeared, who was from the Jesuit order. As such, during this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in HKSAR has been experiencing dramatic changes with the shift of paradigms.

Keywords: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Church-State Relations, Paradigm Shift, Joseph Cardinal Zen Zi-kiun, Stephen Cardinal Chow Sau-yen

參考文獻

- BBC News, 2022a, 〈香港國安法：陳日君樞機等「612基金」前信託人被捕〉, 5月12日。BBC News. 2022a. “Xianggang guoanfa: chenrijun shuji deng ‘612 jijin’ qian xintuoren beibu”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Cardinal Joseph Zen and other Former Trustees of the “612 Fund” Arrested]. May 12.
- BBC News, 2022b, 〈陳日君：中國《香港國安法》下的犯罪嫌疑人〉,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1446295>, 查閱時間：2022/6/25。BBC News. 2022b. “Chenrijun: zhongguo ‘xianggang guoanfa’ xia de fazui xianyiren” [Joseph Zen: A Suspect Criminal under China’s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Accessed on June 25, 2022).
- UCANEWS, 2023, 〈香港主教擢升樞機顯示教宗關注中國教會〉, https://china.ucanews.com/2023/07/11/%E9%A6%99%E6%B8%AF%E4%B8%BB%E6%95%99%E6%93%A2%E5%8D%87%E6%A8%9E%E6%A9%9F%E9%A1%AF%E7%A4%BA%E6%95%99%E5%AE%97%E9%97%9C%E6%B3%A8%E4%B8%AD%E5%9C%8B%E6%95%99%E6%9C%83/?variant=zh-hans&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Chinese+Newsletter+2023-07-14+Simplified&cmid=643856c1-2849-401f-b401-43ebd33ffb9c, 查閱時間：2023/7/11。UCANEWS. 2023. “Xianggang zhujiiao zhuosheng shuji xianshi jiaozong guanzhu zhongguo jiaohui” [Hong Kong Bishop’s Elevation to Cardinal Shows the Pope’s Concern for the Chinese Church]. (Accessed on July 11, 2023).
- Yahoo 新聞, 2023, 〈私校道爾頓進駐玫瑰崗半山校舍, 每呎地稅僅3.1元, 議員批不符公眾利益〉, <https://hk.news.yahoo.com/%E7%A7%81%E6%A0%A1%E9%81%93%E7%88%BE%E9%A0%93%E9%80%B2%E9%A7%90%E7%8E%AB%E7%91%B0%E5%B4%97%E5%8D%8A%E5%B1%B1%E6%A0%A1%E8%88%8D-%E6%AF%8F%E5%9-1%8E%E5%9C%B0%E7%A8%85%E5%83%8531%E5%85%83-%E8%AD%B0%E5%93%A1%E6%89%B9%E4%B8%8D%E7%AC%A6%E5%85%AC%E7%9C%BE%E5%88%A9%E7%9B%8A-070013375.html>, 查閱時間：2023/12/5。Yahoo. 2023. “Sixiao daoerdun jinzhu meiguigang banshan xiaoshe, meichi dishui jin 3.1 yuan, yiyuan pi bufu gongzhong liyi” [Dalton, a Private School, Moved into the Rosaryhill School Building of Mid-Level of Hong Kong Island with the land Tax only \$3.1 HKD Per Square Foot. Legislative Councilors Said it was not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Accessed on December 5, 2023).

- 中國主教團祕書處翻譯，1975，《梵蒂岡第二屆公會議文獻》，臺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Zhongguo zhuaotuan mishuchu fanyi. 1975. *Fandigang dierjie gonghui yiwenxian*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Taipei: Catholic Central Bureau.
- 公教報，2019，〈湯樞機撰寫《香港家書》請執法者以良知執法重建官民互信〉，10月20日。Kung Kao Po. 2019. “Tangshuji zhuanxie ‘xianggang jiashu’ qing zhifazhe yi liangzhi zhifa chongjian guanmin huxin” [Cardinal Tong Writes in the Program “Letter from Hong Kong” Requesting Law Executors to Enforce the Law with Conscience to Rebuild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ctober 20.
- 公教報，2022a，〈聖職人員探討牧養見證多元中的合一〉，1月16日。Kung Kao Po. 2022a. “Shengzhi renyuan tantao muyang jianzheng duoyuan zhong de heyi” [Clergy Discuss Unity Amid Diversity in Pastoral Witness]. January 16.
- 公教報，2022b，〈陳日君樞機被捕事件香港及國際社會關注〉，5月22日。Kung Kao Po. 2022b. “Chenrijun shuji beibu shijian xianggang ji guoji shehui guanzhu” [The Arrest of Cardinal Joseph Ze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Hong Ko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y 22.
- 公教報，2023a，〈迎接1,000位候洗者堂區以愛積極福傳〉，3月5日。Kung Kao Po. 2023a. “Yingjie 1000 wei houxizhe tangqu yiai jiji fuchuan” [To Welcome 1,000 Baptismal Candidates Parishes Actively Evangelizes with Love]. March 5.
- 公教報，2023b，〈周守仁主教訪北京教區締造共議同行互愛互補〉，4月30日。Kung Kao Po. 2023b. “Zhoushouren zhujiao fang beijing jiaoqu diazo gongyi tonghang huai hubu” [Bishop Chow Sau Yan Visited the Diocese of Beijing to Formulate Mutual Love and Complementarity with the Counterpart]. April 30.
- 公教報，2023c，〈爲在中國的教會祈禱，重申教會交談使命〉，6月2日。Kung Kao Po. 2023c. “Weizai zhongguo de jiaohui qidao, chongshen jiaohui jiaotan shiming” [Pray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and Reaffirm the Church’s Mission of Dialogue]. June 2.
- 公教報，2023d，〈周守仁主教獲教宗擢升出任樞機〉，7月16日。Kung Kao Po. 2023d. “Zhoushouren zhujiao huo jiaozong zhuosheng churen shuji” [Bishop Chow Sau Yan was Promoted to Cardinal by the Pope]. July 16.
- 公教報，2023e，〈靠著聖神擔當橋樑教會，盼將福音傳遍神州〉10月8日。Kung Kao Po. 2023e. “Kaozhu shengshen dandang qiaoliang jiaohui, panjiang fuyin chuanbian shenzhou” [Relying on the Holy Spirit to Serve as a Bridge Church, Hoping to Spread the Gospel Throughout China]. October 8.

- 自由時報，2022，〈懸缺多月，義媒報導教廷駐臺港代辦人選定案〉，<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997860>，查閱時間：2022/7/20。Liberty Times Net. 2022. “Xuanque duoyue, yimei baodao jiaoting zhu taigang daiban renxuan dingan” [After Many Months of Waiting, Italian Media Reported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Vatican’s Representativ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ccessed on July 20, 2022).
- 周守仁，2012，〈聖誕文告2021：厄瑪奴耳〉，《公教報》，12月26日。Chow, Sau-yan. 2012. “Shengdan wengao 2021: emanuer” [Christmas Message 2021: Emmanuel]. *Kung Kao Po* (December 26).
- 周守仁，2022a，〈2022年復活節文告：在死亡的氛圍中慶祝生命〉，《公教報》，4月17日。Chow, Sau-yan. 2022a. “2022 nian fuhuojie wengao: zai siwang de fenwei Zhong qingzhu shengming” [Easter Message 2022: Celebrating Life in the Atmosphere of Death]. *Kung Kao Po* (April 17).
- 周守仁，2022b，〈蓬勃成長於夾縫中〉，《公教報》，6月2日。Chow, Sau-yan. 2022b. “Pengbo chengzhang yu jiafeng zhong” [Thrive in the Cracks]. *Kung Kao Po* (June 2).
- 周守仁，2023，〈愛我們的國家還是……？〉，《公教報》，6月4日。Chow, Sau-yan. 2023. “Ai women de guojia haishi……?” [Love our Country or...?]. *Kung Kao Po* (June 4).
- 明報，2022，〈612基金信託人涉違社團條例被判罪成判罰款，官指612符社團定義兼未註冊〉，<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21125/s00001/1669341609158/612%E5%9F%BA%E9%87%91%E4%BF%A1%E8%A8%97%E4%BA%BA%E6%B6%89%E9%81%95%E7%A4%BE%E5%9C%98%E6%A2%9D%E4%BE%8B%E8%A2%AB%E5%88%A4%E7%BD%AA%E6%88%90%E5%88%A4%E7%BD%B0%E6%AC%BE%E5%AE%98%E6%8C%87612%E7%AC%A6%E7%A4%BE%E5%9C%98%E5%AE%9A%E7%BE%A9%E5%85%BC%E6%9C%AA%E8%A8%BB%E5%86%8A>，查閱時間：2022/11/25。Mingpao. 2022. “612 jijin xintuoren shewei shetuan tiaoli bei panzui cheng pan fakuan, guanzhi 612 fu shetuan dingyi jian wei zhuce” [The Trustee of the 612 Fund was Convicted and Fined for Violating the Societies Regulations. The Government Official Said that 612 Met the Definition of a Society but It was not yet Registered.]. (Accessed on November 25, 2022).
- 城寨新聞，2022，〈梁振英反英大外宣變回力鏢〉，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1fPQhe4ZWU&t=108s&ab_channel=%E5%9F%8E%E5%AF%A8Singjai，查閱時間：2022/7/11。Singjai. 2022. “Liangzhenying fanying dawaixuan bian huilibiao” [Leung Chun-ying’s Anti-British Foreign Propaganda Turns into a Boomerang]. (Accessed on July 11, 2022).

- 香港01，2022，〈612基金未作社團註冊，陳日君何韻詩等6被告罪成，全被判罰款〉，11月25日。HK01. 2022. “612 jijin weizuo shetuan zhuze, chenrijun heyunshi deng 6 beigao zuicheng, quan beipan fakuan” [The 612 Fund Failed to Register as a Society. Six Defendants Including Zen Ze-kiun and Ho Wan Chee were Found Guilty and were all Sentenced to Fines.]. November 25.
- 香港天主教會資料統計，2023，〈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統計資料1953~2022）〉，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Xianggang tianzhu jiaohui ziliao tongji. 2023. “Xianggang tianzhujiao jiaogu dangan (tongji ziliao 1953~2022)”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Archives (Statistics 1953~2022)].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 郭文般、梁潔芬，2020，〈臺灣天主教主教團催生橋梁教會〉，趙中偉，梁潔芬，黃懿縈合編，《臺灣天主教研究：卷一》：165-192，臺北：光啓文化事業。Kuo, Wen-ban, Beatrice Leung. 2020. “Taiwan tianzhujiao zhujiaotuan cuisheng qiaoliang jiaohui” [Taiwan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Catalyzes the Birth of Bridge Church]. In Zhongwei zhao and Beatrice Leung, eds., “*Taiwan tianzhujiao yanjiu: juanyī*”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Vol. I], pp. 165-192. Taipei: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 陳日君，2000，〈我們還以為這類運動已經進了歷史〉，《明報》，10月5日。Zen, Ze-kiun. 2000. “Women huan yiwei zhelei yundong yijing jinliao lishi” [We Thought This Type of Movement has Gone into History]. *Mingpao* (October 5).
- 陳日君，2018，《為了熙雍，我決不緘默：教宗本篤致中國教會書函十周年紀念講座》，香港：Chora Books。Zen, Ze-kiun. 2018. *Weiliao xiyong, wo juebu jianmo: jiaozong bendu zhi zhongguo jiaohui shuhan shi zhounian jinian jiangzuo* [For Sion, I will Never Remain Silent: Lecture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Pope Benedict’s Letter to the Church in China]. Hong Kong: Chora Books.
- 湯漢，2014，〈支持《具誠意的交談，有承擔的行動》〉，https://catholic.org.hk/v2/b5/message_bishop/y20140815.pdf，查閱時間：2022/6/25。John Tong Hon. 2014. “Zhichi ‘ju chengyi de jiaotan, you chengdan de xingdong’” [Support “Sincere Dialogue with Responsible Actions”]. (Accessed on June 25, 2022).
- 端傳媒，2022，〈梵蒂岡前港代辦何明哲蒙席警告：「變動將臨，香港不再是天主教的灘頭堡」〉，查閱時間：2022/6/25。Initium Media. 2022. “Fandigang qiangang daiban hemingzhe mengxi jinggao: ‘biandong jianglin, xianggang buzaishi tianzhujiao de tantoubao’” [Monsignor Javier Herrera-Corona, Former Vatican’s Hong Kong Charge d’Affaires, Warned: “Changes are Coming and Hong Kong will no Longer be the

- Beachhead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ccessed on June 25, 2022).
- 維基百科，2022，〈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5%B0%8D%E9%80%83%E7%8A%AF%E6%A2%9D%E4%BE%8B%E4%BF%AE%E8%A8%82%E8%8D%89%E6%A1%88%E9%81%8B%E5%8B%95>，查閱時間：2022/6/25。Wikipedia. 2022. “Fandui taofan tiaoli xiuding caoan yundong” [Campaign Against Extradition Bill]. (Accessed on June 25, 2022).
- 蔡迪雲譯，夏其龍著，2014，〈《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
- Tsai, Di-yun trans. Chi-lung Shia. 2014. *Xianggang tianzhujiao chuanjiaoshi 1841~1894* [History of Catholic Missions in Hong Kong 1841~1894].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 鄧力行，2023，〈「我們不是救世主」：陳日君與袁天祐做過應做的事〉，《時代論壇》，8月25日。Deng, Li-xing. 2023. “‘Women bushi jiushizhu’: chenrijun yu yuantianyou zuoguo yingzuo de shi” [“We are not Saviors”: Cardinal Zen and Pastor Yuan Tian-you did What They Should Do]. *Christian Times* (August 25).
- Brown, Deborah. 2004.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Hong Kong’s Long March Toward Democracy.” *Orbis*, 48 (20): 263-274.
- Catholic Herald (Britain). 2018. “The Cardinal Revealed Details of a Private Audience with Pope Francis.” (January 29).
- Chan, Kin-man. 2015. “Occupying Hong Kong.” *Inter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 22: 1-8.
- Cheng, Joseph Yu Shek, Beatrice Leung, and Jacky Chau-kiu Cheung. 2017. *Mainlandization of Hong Kong: Pressure and Respons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ung, Anthony B.L. 2005. “The One Country Being Tested: Article 23, Governance Crisi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Hong Kong Identity” In Joseph Y.S. Cheng, ed., *The July 1 Protest Rally.: Interpreting a Historic Event*, pp. 33-70, 44. Hong Ko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Press.
- Ha, Louis. 1991. “Catholicism in Hong Kong.” In Yun-wing Sung and Ming-kwan Lee, ed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1*, pp. 529-53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eung, Beatrice K. F. 2000.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SAR: Social Policy, EIB Model, and Implications.” In James Hsiung, ed., *Hong Kong the Super Paradox: Life After Return to China*, pp. 125-15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Leung, Beatrice, and Shun-hing Chan. 2003. *Changing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in Hong Kong, 1950~200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eung, Beatrice. 1992. "The Catholic Voter." In Rowena Kwok et al. eds., *Votes without Power: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1991*, pp. 151-18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eung, Beatrice. 2005. "China's Religious Freedom Policy: An Art of Managing Religious Activity." *The China Quarterly*, 184 (Dec): 894-913.
- Leung, Beatrice. 2018.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Endeavor in Promoting democracy." In Sonny Shiu-hing Lo, ed., *Interest Groups and New 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pp.140-154.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Leung, Beatrice. 2019a. "Cardinal Joseph Zen Ze-kun of Hong Kong." In Cindy Chu and Paul Mariani, eds., *People, Communities,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pp. 61-77. Gateway East,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 Leung, Beatrice. 2019b. "Joseph Cardinal Zen Ze Kiun of Hong Kong." In Cindy Chu and Paul Mariani, eds., *People, Communities,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pp.61-77.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Leung, Beatrice. forthcoming 2024. "Evangelization Through Education, from Simple Schooling to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 Cindy Chu and Beatrice Leung, eds., *The Handbook of Catholic Church in the Far East*.
- Leung, Beatrice. 2012. "Sino-Vatican Relations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s of Hong Kong and Macau." In Roland Vogt, ed., *Europe and China: Strategic Partners or Rivals? Rivals?* pp. 201-218.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o, Sonny. 2007. "The Mainlandiz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A Triumph of Convergence over Divergence with Mainland China" In Cheng Joseph Yu-shek, e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in First Decade*, pp.179-231. Hong Ko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Press.
- Mares, Courtney. 2022. "In 1st Interview, Hong Kong's New Catholic Bishop Says It's Unacceptable to Trample on Human Dignity"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50335/in-1st-interview-new-hong-kong-bishop-stresses-defence-of-human-dignity> (Feb. 9, 2022).
- O'Connell, Gerard. 2011. "Growing Solidarity with Cardinal Zen on Third Day of Hunger Strike in Hong Kong." *La Stampa* (October 21).
- O'Connell, Gerard. 2018. "Source: China and the Vatican to Sign Historical Agreement by End of September." <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politics-society/2018/09/18/source->

- china-and-vatican-sign-historic-agreement-end-september (September 18, 2018).
- O'Connell, Gerard. 2022. "Interview: The Future of Vatican-China Relations, and Whether the Agreement on Bishops Has Paid off." <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politics-society/2022/07/19/vatican-china-hong-kong-pope-francis-243379> (July 19, 2022).
- Reuter News. 2022. "Vatican Envoy in Hong Kong Warns Catholic Missions to Prepare for China Crackdown." (July 5).
- Shea, Nina. 2022a. "CCP Threatens Hong Kong's Cardinal Zen and Christian Churches."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7516-ccp-threatens-hong-kong-s-cardinal-zen-and-christian-churches> (Feb.2, 2022).
- Shea, Nina. 2022b. "China Now Threatens Religious Freedom in Hong Kong."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22/03/china-now-threatens-religious-freedom-in-hong-kong> (March 21, 2022).
- So, Alvin Y., and Ludmilla Kwiko. 1990.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 (3): 384-398.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 "Vatican Rebukes Retired Hong Kong Cardinal After Remarks on 'Selling Out' of Chinese Catholics."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31316/vatican-rebukes-hong-kongs-cardinal-zen-remarks-selling-out> (January 31).
- Sweeting, Antony. 1993. *A Phoenix Transform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Post War Hong K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A News. 2021. "Incoming Bishop Appeals for Unity in Hong Kong's Split Catholic Community" https://www.voanews.com/a/east-asia-pacific_incoming-bishop-appeals-unity-hong-kongs-split-catholic-community/6205948.html (May 18, 2021).
- Wong, Yiu-chung. 2014. "Absorption into a Lenin Policy: A Study of the Interpretation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Basic Law on Post Hangover Hong Kong." In Cheng Yu Shek, ed., *The New Trend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pp.35-66.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Zen, Joseph. 2003. "Can We Still Run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Vision and Mission of Catholic Education?" *Sunday Examiner* (October 5).

